

冯玉祥和 蒋介石

王朝柱 著





冯玉祥和蒋介石

王朝柱 著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赵燕玲

封面设计：唐伟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玉祥和蒋介石/王朝柱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3

ISBN 7-5006-1493-4

I.冯…

I.王…

Ⅱ.①冯玉祥-生平事迹 ②蒋介石-生平事迹

Ⅳ.K827.6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4印张 2插页 297千字

1994年4月北京第1版 199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册 定价10.6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王朝柱长篇纪实系列丛书《蒋介石和他的政敌们》中的一部成功之作。

冯玉祥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他的一生曲折坎坷，而数次重大转折，都与蒋介石有着密切的联系。本书真实地描述了冯玉祥与蒋介石由互不相涉到换帖结盟，乃至最后决裂的过程，表现了蒋介石如何利用冯玉祥击败自己身边的诸多对手，又以各种手段夺去冯玉祥的兵权。而冯玉祥在与蒋介石的较量中，逐渐认清其独裁面目，从而奋起反蒋抗日。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既是“基督将军”，又是“丘八诗人”的冯玉祥的形象，其粗放豪爽，简朴率真，讲义气而未免轻信，爱部下却常苛责，忠厚中不失狡黠，令人掩卷难忘。对于著名的中原大战，作品也有精彩完整的描绘，使人于尔虞我诈、弹雨硝烟、声嘶马啸之中，透视人物独特的个性，把握历史惊人的变幻，十分难得。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 蒋冯结盟	(5)
第二部 中原大战	(161)
第三部 饮恨塞外	(363)
尾 声	(437)

前 言

《冯玉祥和蒋介石》是一部纪实体的长篇历史小说。是系列长篇历史小说《蒋介石和他的政敌们》之一部。

冯玉祥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之一，是具有广泛影响的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一九四一年，重庆贺冯玉祥六十寿辰时，周恩来同志生动地概括了他的历史功绩：“焕章先生六十岁，中华民国三十年。单就三十年说先生的丰功伟绩，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都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其中尤以杀李彦青，赶走溥仪，骂汪精卫，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更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正是先生的伟大处，这正是先生的成功处。”

毋庸讳言，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洪流中，冯玉祥走过的是一条曲折的路。尤其是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至十一日冯玉祥、汪精卫郑州会议，和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冯玉祥、蒋介石的徐州会议以后，他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大的逆转，和蒋介石同流合污，反苏反共，一度背叛了革命。

蒋介石从这时起，巧妙地利用冯玉祥的军事力量和社会影

响,击败他身边的军事将领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的夺权,由第一次被迫下野到复出;同样,蒋介石利用冯玉祥的军事力量和社会影响,发动了所谓的第二次北伐,击败奉系张作霖,首次完成全国统一。接着,蒋介石为了建立一统的蒋氏王朝,决心采取各种手段消灭冯玉祥的西北军,遂演出了最为惨烈的中原大战,把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推入战争深渊。几经政治、军事较量,冯玉祥终于丧失了军权。也就是在和蒋介石进行的政治、军事较量过程中,冯玉祥逐渐地认清了蒋介石独裁者的真面目。同时,也极为沉痛地总结了自己失败的教训,下决心跟着中国共产党,成为坚强的反美、反蒋的民主战士。

这就是《冯玉祥和蒋介石》所要完成的使命。

《冯玉祥和蒋介石》一书所截取的历史段,恰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复杂、最为混乱的时期。它所涵盖的方方面面,所涉及的历史人物,也远不是这本书所能完成的。好在这本书仅是系列长篇历史小说《蒋介石和他的政敌们》之一部,有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就留给其它专著去完成了。

再,这部《冯玉祥和蒋介石》不是政治评传,也不是历史教科书,而是一部纪实体的历史小说。这就决定了它应当遵循两条创作原则:其一,在描写距今天较近的重大历史事件时,强调其严肃性和纪实性,绝不随意杜撰;其二,它既然是小说家族中的一员,就应该具有小说的属性,那就是所写的历史人物是遵循典型化这一原则经过艺术加工的。我希望这部《冯玉祥和蒋介石》,尽力达到严肃的纪实性和艺术的小说化的完美结合。

有关冯玉祥、蒋介石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海峡两岸对同一的历史事件,同一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大相径庭。诚如我在拙作《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前言中所说:“好在我不

是站在史学家的立场上著史立说，给我运用这些资料带来了相对的自由。况前史有先例，像《三国演义》那样，允许作者用自己的观点去评说历史和人物，也不因‘扬刘抑曹’而影响艺术巨著本身的价值。”

还应当说及的是，写作《冯玉祥和蒋介石》的过程中，参阅并恭录了许多中外史料。有的注明出处，有的只标明是引文，有的因行文的关系化入文中。在此，一并表示最为至诚的谢意。

一九九二年二月完于

京城万寿寺

作者



第一部

蒋 冯 结 盟

—

仲秋九月，塞外草衰。

广漠的草原，一望无际。西天落日的彩霞抹红了半边天。那血红的霞光泼在茫茫的灰色草原上，就像是一幅凝重的草原暮色油画洒上了金粉，越发增添了壮观的神韵！

突然，草丛中准备入睡的百灵猝然惊起，成群地鸣叫着向远方飞去；接着，数以千计的黄羊相继而起，受惊地朝着一个方向争先恐后地迅跑，发出犹如千军万马狂奔嘶叫的响声，回荡在暮色草原的上空。令人禁不住地发问：

“这空旷的大草原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啊！原来有两辆苏式二十年代的军车搅乱了日暮草原上的宁静，逆着夕阳晚霞向着东北方向飞驰，车轮犁开了平整如水的草海，惊飞了百灵，唤醒了黄羊，在即将沉醉于抒情夜曲的大草原上蓦地奏起近似战争的交响乐章，真可谓是大草原上的千古绝唱！

驾驶第一辆军用汽车的司机是个“大鼻子”丘八，与他并坐在驾驶楼里的长者却是一位穿着蒙古长袍的牧民，明眼人一看便知，他就是草原行路的向导。然而，当你仔细观察这位蒙古向导的表情，会发现他那紧蹙的双眉中流露出一丝丝歉意；当你再看看他那双一眨不眨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被汽车刚刚压倒

的所谓“草路”时，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明白了：这位蒙古向导带错了路，现在是原路赶回。

第一辆军用汽车上坐着三个人。最为显眼的是中间那位粗粗大大的军人，猛一看活像是个铁塔。可是当你再一看他那浓浓的双眉以及下巴上又浓又密的硬胡子茬，你一定会禁不住地暗自惊叹：“真活脱脱一个猛张飞！……”他就是身高一米八六，体重二百四十磅的冯玉祥将军。

冯玉祥，字焕章，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六日生于河北省青县兴集镇，祖籍安徽省巢县，世居县西北乡竹柯村。父亲早年习武，曾中武秀才，后在军中做哨官，职位低下，薪饷微薄，生活十分艰难，把年仅十一岁的冯玉祥在营中补了一名恩饷，十四岁正式入练军当兵。六年后，冯玉祥投靠袁世凯的新军。由于他体魄魁梧、强健，加之勤学苦练，颇得顶头上司的赏识，三年后升任排长。不久，和协统长官陆建章的内侄女成亲，得陆提拔，很快升为营带（营长）。辛亥前后，他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滦州起义。失败后被捕，递解回籍。不久，事过境迁，重被陆建章启用，很快升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以此为基，遂在北洋直系军阀中发达起来。相继演出“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等重要史剧，永远彪炳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冯玉祥将军正因有此历史殊勋，故交恶、结怨于各方诸侯。如：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获罪于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策动郭松龄将军倒戈，又结怨于奉系“胡帅”张作霖。不久，张作霖和吴佩孚这对老冤家，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冰释前嫌，共同举起“讨赤”大旗，把矛头指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冯玉祥为了化仇除怨、停止内战，同时也为了转移攻击视线，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发出辞职通电，并于三月二十日由平地泉取道库伦赴苏联

访问。

冯玉祥离国它去，陷国民军于群龙无首的境地，历经天津、南口等大战，冯玉祥的国民军惨败，几至溃不成军。少部被阎锡山收编，大部溃退口外，散在归绥（呼和浩特）、包头、五原等地。时在苏联的冯玉祥忧心如焚，连接中共北方领袖李大钊三次急电，李大钊催促他尽快回绥远收拾残局。他在莫斯科经过几天准备，留下夫人李德全等继续在苏联考察，自己和随行人员于八月十七日告别莫斯科，搭乘火车取道库伦回国。遗憾的是由库伦转乘汽车的第一天就走错了方向，行至下午五时才掉转头头循原路赶回，这对急切回国收拾残部的冯玉祥而言，真是出师不利啊！

坐在冯玉祥将军左边的那位身着西装的年轻人，叫刘伯坚；坐在冯玉祥将军右边的那位中年苏联人，是受聘国民军的顾问乌斯马诺夫将军。

刘伯坚受五四运动影响，于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和朋友一道，首途上海，乘轮船离开祖国，到法国去勤工俭学。

刘伯坚在十月革命与欧洲工人运动的熏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学习，很快转变成一位共产主义者。不久，出席一九二二年六月在巴黎召开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比利时党的支部书记。为了培养党的骨干，中共旅欧总支部有计划地选送三批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去进修、学习。刘伯坚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随第二批同学来到苏联，很快就肩负起中共旅莫支部的领导重任。

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日，冯玉祥将军一行安抵莫斯科，下榻欧洲旅馆。刘伯坚以《前进报》记者的身份拜访冯玉祥，以此为契机，二人频频交往，使冯玉祥将军知道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有关十月

革命的经验，以及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真正含义。冯玉祥将军十分器重刘伯坚的才华，他回国前向第三共产国际公开提出：请求派遣刘伯坚和他一道回国，去主持国民军的政治部的工作。第三共产国际经研究同意了冯的请求。刘伯坚于一九二六年八月随冯玉祥回国。

太阳渐渐地沉下了西天，夜幕又缓缓地降落在秋色的草原。幸好在初夜八时许，两辆军用汽车终于回到了走错方向的岔路上。冯玉祥瓮声瓮气地下达命令：

“停车！宿营。”

两辆军用汽车相继戛然停在了岔路口。冯玉祥、刘伯坚、乌斯马诺夫等人你扶我搀地跳下汽车，茫茫的黑夜中找不到蒙古包，也听不到牛羊的叫声，惟有一条不知名的小河蜷伏在草原中，发出潺潺的流水声。冯玉祥习惯地巡视了一下环境，命令地说：

“埋锅造饭，沿河露宿。”

冯玉祥所谓的锅，是铁制的洋油桶。他带头从小河中灌了半洋油桶水，旋即又和随行人员到附近草场上觅寻晒干的牛粪，小心地擦着洋火，点燃牛粪，漫漫草原上总算生起了光明。洋油桶中的水很快就要开了，冯玉祥将军从汽车中取来一块茶砖，拔出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熟练地把茶砖一片一片地削到水面上，茶砖渐渐扩张开来，忽而沉下，又忽而浮上，渐渐散发出一缕缕诱人的茶香。他抬起头看了看围坐四周的同行人员，就像是一个年长的“火头军”那样，不无歉疚地说：

“就着这滚烫的茶水吃吧！”

汽车的颠簸令人疲劳。冯玉祥将军为了鼓励“士气”，他写完日记以后就又回到同行的人群中。这时，“天空晴朗高爽，布

满了灿烂的星斗，冷飕飕的秋风吹着，严霜已开始下降。旷野中死一般地寂静，什么声息也没有，只有草中唧唧的秋虫和河中淙淙的流水应和着，奏着和谐而悲凉的音乐。”冯玉祥和随行的朋友看着天上的星斗，哪是北斗星，哪是北极星，如何依据星的位置辨认方向；大家喝着用牛粪烧的热茶，静静地围坐着。后来乌斯马诺夫忽然问冯玉祥说：

“冯先生，你的部队这回在南口一败涂地，投降的投降了，溃散的溃散了，现在你带着我们回去，究竟怎样办理呢？”

冯玉祥很自信地回答他道：

“只要我们能遇着一两股，有个三、二百人，我就可以有办法。就算跑到山上去当个山大王，我也一定有把握将原有队伍慢慢招集起来。”

乌斯马诺夫听了冯玉祥的话，十分兴奋，微笑地说道：

“不但可以遇到二、三百，我们一定可以遇到成千成万的人马！”

当晚直到大家疲倦得不能支持，才各人胡乱找了一个地方躺下。有的躺在车上，有的躺在车下，有的索性就躺在露天之中。

翌日清晨，朝曦刚刚在大草原的东方露头，冯玉祥一行匆匆吃过早饭，登上汽车，沿着正确的方向出发了。随着路途的缩短，冯玉祥将军的心中越发地沉重了！待到他迎面看见一些溃败的部属开车驶来，获知他们因队伍退却，秩序大乱，简直无法收拾，打算到乌金斯克另谋出路以后，他那本来就非常沉重的心，就像又浇了一层厚厚的铅水，又加重了许多，眼前也看不见一丝光明！

两辆军用汽车继续前行，依然是一望无际的秋色草原。冯

玉祥将军虽说疲劳到了极点，可他仍旧没有一点睡意。突然，他发现右前方驶来一辆汽车，心中就仿佛是猝然挨了针扎一样，真是痛楚到了极点！他认为这又是逃往乌金斯克谋生的部属，遂命令司机按喇叭呼叫，两辆汽车相遇而停，对面汽车中走出一位胸前飘逸着大胡子的长者。冯玉祥将军激动地叫了一声“于先生！”纵身跳下汽车，两人不容分说，就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这位突兀而至的于先生，就是鼎鼎大名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

于右任，早年家贫，给人帮工度日，劳作之余，勤奋好学，于十七岁考中秀才，二十五岁中举人。随后，因反对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撰文讽刺时政，被地方当局追捕而亡命南京、上海，结识革命党人马相伯。后创办中国公学，继而又因创办《神州日报》赴日筹款，得识孙中山先生等人，旋即加入同盟会。继《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被查封，又毅然创办《民主报》，继续宣传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先生出任临时大总统，于右任出任交通部次长。一九一八年为反对北洋政府，响应中山先生在广州的护法战争，回故乡陕西省组织靖国军，亲任总司令。孙中山蒙难后避居上海，于右任随之前往，和叶楚傖等人创办上海大学，自任校长。国民党一大召开，于右任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随孙中山先生北上，被内阁总理许世英任命为内务总长。此次冯玉祥由苏联归国收拾残部，就是于右任的一大功劳。

冯玉祥将军赴苏考察不久，南口大战爆发，几经血战，国民党军大败，溃退西口。冯玉祥将军的共产党朋友李大钊认为：“此次西北国民军之退却，并不是原于战败，乃是原于西北军内部有张之江作奸细”。“这不是因为战争失利，而是因为主帅之无谋”。怎么办？李大钊向党中央提出：“唯一的希望在冯即日回

包，还可重整旗鼓，否则万事将败于张之江之手矣！”遂敦请被奉军通缉的于右任先生赴苏做冯的工作。

于右任欣然受命，持李大钊电报赶赴莫斯科，经过与冯玉祥密谈，冯玉祥毅然接受李大钊“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并决定于八月中旬起程回国。

于右任为了促使冯玉祥早日回国，自己先期启程，途中又接连收到李大钊两封敦促冯玉祥回国的电文，遂径直回国。

冯玉祥和于右任相见大喜。冯玉祥望着满身征尘的于右任感动地说：

“于先生令我感奋，赴莫斯科促我回国不算，还亲自赶到草原欢迎我的归来。”

于右任听后猝收喜悦之色，出冯玉祥所料，竟为难地摇了摇头。

“于先生，你这是去什么地方？”

“我准备取道库伦往海参崴，再绕海道赴广州。”

“为什么要这样做，究竟受了什么刺激……”

于右任嗫嚅不答，旋即又长长叹了口气。

对此，冯玉祥越发不解。数年之后，他在《我的生活》一书中做了如下披露：

后来听别人转述，才知道他这次到了包头，看见我们部队涣散狼狈的情形，实在已至不能维持军纪的程度。他在包头与鹿瑞伯的卫队荣光兴部同住在一个教堂里，那些弟兄在饥寒交迫之中煎熬得无法可想，部队精神已经不能顾全。一天，他放在桌子上的一只金手表，竟被一个士兵进来一声不响地拿了就走。他说：